

● 郑伟章

《清以来文献家传略》的撰写

ABSTRACT In the work "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Documentalists since the Qing Dynasty", the author, after accumulating his efforts over a period of 10 odd years, has replenished the insufficient content and commissions of Ye Changchi's "A Collection of Chronicle Poems" (Cangshu Jishishi) and has added more than a thousand figures for whom he writes in a methodical way thei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ne by one. He has not only recorded collections of books but textual editions, block-printed editions and bibliographies of all schools.

SUBJECTS TERMS Documentalists — Biographical sketches
Documentation science — Book reviews

CLASS NUMBER G256.092

昔叶昌炽费时七年,撰成《藏书纪事诗》(以下简称叶《诗》)初稿,于光绪十六年(1890)八月十七日呈其师、军机大臣、六部尚书潘祖荫阅。潘一见激赏,即欲梓行。旋病危,弥留之际尚念念不忘催促尽快写出清稿付梓。潘歿后数年,始由江标刻六卷本行世。数年后,叶氏又自刻七卷增补本。王颂蔚谓此书为“艺林绝业”。吴郁生谓,此书为“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,文字一日不灭,此书必永存天壤。”

潘氏等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叶《诗》?这是因为,中国历史上文献家辈出,代不乏人,聚书、抄书、校书、刻书、辑书、编目、题识等活动,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重要活动内容。尤其是清以来,更是空前活跃,成就卓著。数以千计的中国文献家们,或节衣缩食,典产置

书;或废寝忘食,勤苦抄书,有的甚至目为之眚;或丹黄不去手,终日校书不辍;或破产以刻书,上以寿古人之精神,下以沾溉来学;或插架万签,一一品评题识编目;或历尽艰辛,抢救古籍,遏制外流他邦。他们爱书如命,俟宋癸元,达到痴绝傻绝的程度。现存十数万种古籍,无不凝聚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。他们为中国文献事业和文化的昌盛作出了不朽贡献。他们的历史大有可纪者。

然而,除少数达官贵人、知名学者外(入正史是讲究品第的),多数人皓首文献,不求功名,故“皆名不挂通人之口,缥緲既散,蒿莱寂然”。清初,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记叶奕(林宗)事迹,特别指出,冀日后“托此书以传,不致名氏翳如”。郑元庆撰《湖录》,纪吴兴一地文献家20余人。清中期,顾广圻欲就吴地“人

物渊源,典籍流派”笔之,“以传文献之信”。黄丕烈欲“各撰小传,合编一集”,“此亦好古者之责也”。陈揆亦欲“葺诸家藏书原委,为邑中文献”。然皆未成。清末,丁申撰《武林藏书录》四卷,专纪一郡文献。至于上下古今,通纂一书则未有。至叶昌炽始网罗摭拾,采辑自宋迄清末七百余文献家史实,撰成《藏书纪事诗》,将宋以来文献活动勾画出了一个轮廓,实为开山发凡之巨著。故此书百余年来,备受文坛重视。梁启超、陈垣均列为国学重要书目之一。后踵而续之、补之、增之者不乏其人,如刘声木、伦明、徐绍棨、王謇、莫伯骥、王大隆、吴则虞诸人,即为卓卓可记者。

叶《诗》筌路蓝缕,功不可没,然亦有缺陷。其初,叶氏本欲“人为一传”,终因“条理之不易”,乃仿厉鹗《南宋杂事诗》、施北研《金源纪事诗》之例,撰为诗注体,终非史传。作为史著,不能谓之得体,阅读不便。入录者,不少人史料亦不丰。又有许多著名文献家被漏略。可增补者为数尚多。又叶氏例不录生存,百余年来续出者人数不少。至于后踵之作,或已佚失,或仍不脱诗注体窠臼,或随手札记,深浅不一,或散于各篇,寻检不易。

予不敏,读书未周,然颇以“狂牖文献耗中年”为座右铭,乃有志于先撰成《清以来文献家传略》,以其时近于今,切于实用,且为文献活动最活跃之时期。十数年来(除中间有数年因工作性质变化外),寒寒暑暑,朝朝暮暮,莫不寝馈于此。孳孳矻矻,雪抄露纂,从文集、丛书、方志、笔记、日记、年谱、书目、题跋等类古籍中,摭拾史料颇富,乃一一条理成篇,人各成传。在当今发达社会,商海潮涌,竟有如予者,十数年来,甘于冷淡寂寞生活,亦可谓傻绝呆绝。然自以为典籍源流之述、献征潜德之阐,责不可逭,故虽苦犹甘,虽劳犹乐。

予撰《清以来文献家传略》,网罗清以来文献家,数倍于叶《诗》,有如下特点:

一,补叶《诗》内容之不足。许多文献家虽已入录叶《诗》,然资料甚少,内容不丰。如有

汪喜荀,而无其父汪中。汪中系乾隆间著名学者,其问礼堂藏书数万卷,喜荀承其父书而扩充之。有汪苏谭,而无其父汪辉祖。辉祖为循吏,亦乾嘉间著名学者,其环碧山房藏书数万卷,且有《书目》留存至今。有玉栋,而不知其姓为姚,为旗人学者,且遗其子姚荣誉。荣誉官知县,尝刻《得月簃丛书》初、次二集二十种,有功文献。有汪士钟,艺芸书舍藏书为后世所重,而不知初自其父汪文盛。文盛与黄丕烈有交往,笃好藏书,各家书目多载其藏印。又有许多著名藏书家,如方功惠、盛昱,在近代文献史上颇具影响,而叶《诗》仅随笔记之,内容不丰。即使其师潘祖荫滂喜斋,叶氏曾馆其家,遍阅其书,所记亦甚简略。诸如此类,笔者无不一一补充大量新资料。

二,增叶《诗》所遗漏。叶《诗》为开山之作,然漏略极多。如极著名且有关文献传递源流者,有潘耒、万斯同、李调元、吴焯、熊履赐、陈奕禧、陆陇其、潘奕隼、潘遵祁、瞿中溶、彭元瑞、卢见曾、章学诚、马国翰、张仁美、袁守德、何绍基、王鸣盛、罗以智、李嘉绩、黄澄量、唐翰题、王颢、耿文光、史梦兰、徐松、蒋汝藻、李慈铭、钱桂森及胡凤丹胡宗懋父子,旗人中如麟庆、英廉、英和、奕訢等,皆未及之。许多文献家已名氏翳没,如北平谢宝树,一些书目、题识中屡及其书及印记,今尚存其《书目》,缪荃孙谓不知为谁氏所藏。昌平王萱龄,龚自珍尝馆其家,其北堂藏书数万卷。其他如查莹、谢浦泰、姚晏、章绶衡、包虎臣、吴峴、陈嘉绶、刘庠、吴晋德、王楷,书目、题识中亦屡有其书及印记。予皆循一鳞半爪、蛛丝马迹,一一考而出之。此正所谓为古人拾遗骸、掩骹骨也。

三,续叶《诗》之后出者。叶氏例不录生存,其同时代许多著名文献家,如缪荃孙、刘承幹、叶德辉、徐乃昌、沈曾植、吴昌绶、吴慈培、杨守敬、刘世珩、曹元忠、王秉恩、吴荣光、张钧衡等,不少与叶氏均有交往,《缘督庐日记》多有记载,而未录入其《诗》。清末以来,文

献活动亦极为活跃，聚书、校书、刻书，不乏萃萃者，如陈田、湘鄂两陈毅、伦明、李国松、卢弼、卢靖两兄弟、丁福保、傅增湘、张元济、顾麟士、莫伯骥、潘承厚承弼两兄弟、孙诒让、王礼培、文廷式、翁同和、肖穆、徐坊、徐绍桢、徐友兰、杨复、姚文栋、袁克文、周叔弢、朱文钧、赵烈文、赵元益诒琛父子、陶湘、张佩纶、曾习经、张宗祥、章钰、邓邦述、冯贞群、傅以礼、甘云鹏、龚橙、孔广陶、胡思敬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刘声木、刘体智、罗振玉、郑振铎等。叶昌炽本人亦为近代著名文献家，其治廬室、五百经幢馆藏书及金石极富；有《书目》流传，有声后世。予无不一一为之撰传。

拙稿之所以名为《文献家传略》者，以其不仅纪藏书，且纪校书、刻书及各家书目，应以“文献家”概之为更切贴。各传略以传主小传、文献活动、文献特点精华、藏读校刻书处及藏印、书目题识、刻书辑书、文献散佚源流等为序，依次撰出（当然，资料少者不依此体例），层次分明，内容明晰，较有条理，阅读为便。且尽量引用古籍原文，一一尾注出典书名卷次及篇名，以征信于世，且便读者引用、查检。

清以来，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达于极盛，几乎无读书人不通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者。目录、版本、校雠学的繁荣，正是文献活动极为活跃的产物和纪录。研究古代学术，不通目录，即为不得门。王鸣盛云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。”耿文光谓，书目为读书之纲。撰《文献家传略》，不可不特别注意其书目。故拙稿包含极丰富之目录学资源，往往由目录而寻考传主，由传主而纪其目录。笔者寻读过大量目录书，刻本、抄本、稿本，有见必读必记。稀见者如毕忠吉《慎诒堂书目》、袁守愚《时和园珍藏书籍总目》、张仁美《宝闲斋藏书目》、陈奕禧《春晖堂书目》、陈世溶《问源楼书目》、潘遵祁《香雪草堂书目》、《西圃藏书目》、王宗廷《止适斋藏书目》、陈毅《阙慎室书目》、王礼培

《复壁藏书目》、徐士芬《漱芬阁书目》、奕沂《多福轩书目》、《乐道堂书目》、龚橙《仁和龚氏旧藏书目》、龚易图《大通楼藏书目录簿》、叶昌炽《五百经幢馆藏书目》、萨嘉榘《积积室抄本书目》等。题识之稀见者如王克昌《宝翰堂藏书考》、侯长松《西园藏书志》、朱文藻《葆醇堂藏书录》、蒋汝藻《传书堂藏书志》、吴重熹《石莲阁藏书目录存》、丁心佛《还读斋读书题记》、叶启发《华萼堂读书小识》、叶启勋《拾经楼书录》、王荫嘉《二十八宿研斋善本书录》、王大隆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等。全书所录书目题识资料，不下一、两千种。这是前兹所无者，为征文考献者提供了寻绎之线索。

又，既为《文献家传略》，不可不载传主所刻书。清以来刻书事业之发达，尤其刊刻丛书，超迈往古。笔者亦由丛书而寻考传主，由传主而纪其刻书，故包含了大量出版史料。所刻丛书无虑数百，此不一一胪列。又，《传略》一一详载传主藏书印记，虽显琐碎，然蛛丝马迹、雪泥鸿爪，为鉴别文献、考辨史迹，留下了线索和佐证，亦不可忽视。从印记而知传主之姓氏字号、仕履、嗜好、性情，有印文长达百余字、二三百字者，本身就是重要文献，风雅好事，饶具情趣。又，文献散佚传递源流，尤为治学者所必知，最为重要，故《传略》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，必详其书得自何处，传诸何人，不啻为征文考献者备一津梁。

予撰此书，甘苦难为外人道，又何必为外人道，自有天鉴我心者。今世当不乏潘祖荫之慧眼，若能早日梓行问行，自信当有裨于世。予碌碌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学无所成，唯求天下通人不吝赐教于我。

郑伟章 196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，已发文数十篇，出版专著5种。现为外经部《国际商报》副社长。通讯地址：北京方庄路芳星园三区十四楼。邮编 100078。

（来稿时间：1994—12—15。编发者：刘喜申。）